

论屈原与陶渊明的“异中之同”

周建忠

(南通大学 楚辞研究中心, 江苏 南通 226019)

[关键词] 屈原;陶渊明;文学日记

[摘要] 对著名诗人的比较应有三个层次,显义:异、对立、矛盾;隐义:难、敬佩而不效法;深义:同、卓异、独立。本文比较屈原与陶渊明的“异”中之“同”:他们的作品,正是其心灵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为人生思索的“文学日记”或“日记题材的诗文”;屈、陶之伟大,在于他们不掩饰自己真实的矛盾与动摇,他们能够正确地直接面对这种矛盾与动摇,从而通过自我调节与平衡,克服这种矛盾与动摇——这就是同于常人而又超于常人的可贵之处。因为孤独、没人理解,他们均将思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古贤、前修中寻找知音。其诗歌亦是不公开传播的“日记体诗”,是安贫守拙的自慰、孤独苦闷的释放、尘世哀怨的解脱、苦难历程的记录。

[中图分类号] I207.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4)02-0007-07

吴弘道《南吕·金字经》:

晋时陶元亮,自负经济才,耻为彭泽一县宰。栽,绕篱黄菊开,传千载,赋一篇归去来。

在元词中,虞集的《苏武慢》就是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如上片:

归去来兮,昨非今是,惆怅独悲奚语。
迷途未远,晨景熹微,乃命导夫路。
风扬舟轻,候门童稚,此日载瞻衡宇。
酒盈尊,三径虽荒,松菊宛然如故。

刘敏中《太常引·忆归》则曰:“无穷尘土与风涛。名利两徒劳。解印便逍遥。算只有,渊明最高。”这推崇,简直有点“登峰造极”。

在元诗中,用陶、咏陶、崇陶,更是种类繁多,有直接吟咏的,如方澜的《渊明》、宋无的《渊明》;也有题渊明画像的,如贡师泰《题渊明小像》、郑元祐《陶靖节像》;又有大量的题图诗,所题之图有《渊明抚松图》、《渊明归去来图》、《陶渊明归兴图》、《陶渊明漉酒图》;还有大量的和陶诗,如《和渊明贫士》、《续咏贫士》、《和陶咏荆轲》;亦有集句,刘因、黄潜常常集渊明句创作诗歌。

当然,元代的“渊明热”不是空穴来风,而与时代思潮有关。元初文人与统治者的民族分离意识,导致了一代文学的同趋与走向;隐逸、叹世、放

在元代文学中,仅以《全元散曲》、《全元词》、《元诗选》(清·顾嗣立)为例,“屈原”和“陶渊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历史人物,而且常常联系在一起,或屈陶并举,或是陶非屈。所不同的是,屈原形象在元代诗、词、曲三体中是不同的,散曲颇多嘲讽、否定,元词或同情或嘲讽,元诗则肯定与同情^[1]。而陶渊明则大大“走红”于元代文学,元代诗、词、曲异口同声地赞扬、肯定陶渊明,往往同时流露出羡慕、向往之情,而且在出现频率上又远远超过屈原。更有趣味的是,有时贬斥、否定屈原的目的,正是作为陶渊明的反衬出现的。如范康的《寄生草·饮》:

长醉后方何碍,不醉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滄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
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

陶渊明在元代文学中“仰之弥高”、“一枝独秀”,令古今文人喟叹。

在散曲中,李致远《中吕·粉蝶儿·拟渊明》、张可久《仙吕·点降唇·翻归去来辞》,是摹拟、化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也有直接描写的,如

[收稿日期]2014-01-1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3&·ZD112)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周建忠,男,江苏靖江人,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浪、纵饮、咏史、怀古题材的限定,可以使作者超越阶段、跨越民族,而成为一代文学的潮流。正是时代、心态、题材的原因使陶渊明成为“热点”人物的。人们向往的内涵是多方面的,而人格因素、辞官归隐则是主体方面,元代许衡卒时语其子曰:“我平生为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溢立碑也。”^[2]不可忽略的是,人们在诗中歌颂、向往陶渊明,要做陶渊明,但真正去做的,毕竟是少数。陶渊明,就是陶渊明,有其不可模仿处。薛昂夫《正宫·塞鸿秋》已经体会到陶渊明的个性、独特与甘苦:

功名万里忙如燕,斯文一脉微如线,光阴寸隙流如电,风霜两鬓白如练。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

是的,屈原与陶渊明,代表了两种人生模式,或云载道文化与闲情文化之别。一般士人,往往既做不了屈原,又做不了陶渊明,只是跟着屈原愤世嫉俗、深恶痛绝地发誓、指责而不付诸行动,跟着陶渊明吟唱、自赏而行动上另有所图或远离诗意。

在元代文学中,认识到屈原与陶渊明是两座丰碑,均难以企及,只可敬佩难以效法的,毕竟是极少数有理性思考的人,寥如晨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是通过对屈原模式的背离、摆脱而归趋、认同于陶渊明模式。

如果撇开时代因素,元代“陶渊明热”的原因亦源于宋代的苏轼,苏轼追和陶诗达 109 首,是一个典型的“追陶族”。但无法解释的是,苏轼也是一个“追屈族”,他说“楚辞前无古,后无今”。又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3]其《屈原庙赋》亦悲慨动人,“人固有一死兮,处死之为难”,又云:“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

这样,我们就要追溯到唐代的白居易,他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言及渊明的诗作还有 40 首,这才是一个正宗的“追陶族”,他竭力地摆脱屈原模式,“长笑灵均不知命,江蓠丛畔苦悲吟”(《咏怀》);“独醒从古笑灵均,长醉如今学伯伦”(《咏家酝十韵》)。这种类似元代“是陶非屈”的走向也很特别,白居易否定屈原模式,认同陶渊明模式,但没有做陶渊明,没有成为陶渊明第二。他既避免了陶的贫寒困顿,又躲开了险恶的政治倾轧;既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又享受了生活的赐予^[4]。

我们终于可以归纳出屈陶二人影响于后代文

人的几种模式:

A、是陶非屈。但是陶不践陶,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B、屈陶并举。往往取其一点,如人格追求等。

C、非陶非屈。既不想做屈原,又不想做陶渊明。

D、非陶是屈。执着人生,至死不懈,我行我素,九死未悔。

四种范型:是陶非屈、是屈非陶、亦屈亦陶、非屈非陶——都是以屈原模式与陶渊明模式相对立而言的,作为两种文化——载道与闲情、儒家与道家、进取与隐逸的代表作比较的。

这种著名诗人的比较应有三个层次:

显义:异、对立、矛盾

隐义:难、敬佩而不效法

深义:同、卓异、独立

大诗人之间往往有某种感悟,郭沫若说:“我自己对于这两位诗人究竟偏于哪一位呢?也实在难说。”^[5]也许郭沫若感悟到了某种不同之“同”。即使在元代,也有人看到了这种深层之同,吴存在《沁园春·舟中九日次韵》中说:“出处虽殊,襟怀略似,光焰文章万古留。”这见地,真是与众不同,在众人皆见“异”的氛围中看到了“同”。

二

通过长期领悟屈原,揣摩陶潜,对话沟通,触类联想,笔者更多地从二者之异中看到了明显的“同”。

1. 出身与来历

他们均为远世显赫,当代没落,屈原唯一可以炫耀的是“帝高阳之苗裔”,至于父、祖辈,似乎无可称道,诗云“忽忘身之贱贫”,“贱贫”可能反映了比较真实的情况。陶渊明虽有曾祖陶侃光环的映照,但“昭穆既远,已为路人”(《赠长沙公》),故“少而贫苦”。大起大落的家庭阴影,由盛转衰的严峻挑战,良好文化教育的熏陶,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积极进取的文人。但是,少年时代经受的巨大打击,在心理气质上留下了久远的阴影,屈原“生于国而长于野”,其中显然包括家庭悲剧的“蛛丝马迹”,有人推测为“英雄弃儿”似嫌过分,但父辈没有留给他财产、业绩,则显然是事实。陶渊明八岁丧父,而且其父“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命子》),亦明其事业无成。可见家族留给他们的是:遥远的回忆、现实的困窘、良好的教育、情绪的起伏、情感

的脆弱。

屈原没有在作品中言及自己的儿子,我们只能如此推测:即使有几辈,亦无所作为。根据屈原的心态与习惯,如果儿子有所作为,那一定要大书特书、聊以慰藉的。陶渊明有《责子》一诗,述及五个儿子的情况。有人认为陶渊明饮酒过度,导致五个儿子智商不高,雍、端二子13岁那年,还难以区分“六”与“七”,不是痴呆又是什么?——这样理解,或许有所偏颇,违背了陶潜“贬”子蕴爱的本旨。但五个儿子平庸无成,亦是事实。

追溯二人的家庭“脉落”,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如一颗明亮的彗星,迅速升起,一闪而过,稍纵即逝,只不过在广袤的天空中留下一道渐渐淡褪,又永恒难灭的痕迹;他们虽然来有影,去有踪,但无法寻找那源远流长、极为显赫的家族背景,又找不到子孙绵延,事业家传的家庭线索。家庭的精华似乎正如代代蓄积的能量,在他们短暂的一生中作了“一次性释放”,从而也就染上了一层伟大、神秘的色彩!

2. 才能与志向

读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志向主要在政治仕途方面,可谓远大、执着。屈原的志向正在辅君之“美政”,举贤授能,君臣契合,“循绳墨而不颇”,“及前王之踵武”。而陶渊明亦不同寻常,“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论及实际的治国才能,则不得不令人遗憾,屈大夫才气横溢、娴于辞令是事实,只是将繁杂的政治理想化、简单化、“英雄”化,认为“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媿”(《惜往日》)。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才能,那种自以为才能高超的贵族性、复杂政治生活的幻想性、企望权位官阶的高层性,导致了孤高自傲的高价值取向。他缺乏从政入世的“苦难”准备,缺乏政治家宽阔的胸怀、胆量、气魄,缺乏社会关系中从容冷静、兼容协调的组织能力。屈原未能身居高位,是他的伤心处;假如真是让他握有重权,厉行改革,楚国也未必治得好。陶渊明仅做过祭酒、参军一类的小官,没有看出什么政绩与才能;他一方面很想做官,但官儿太小又不想好好干,所以刚刚到任,就又“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于是又隐居,困“家贫”与理想,则又出仕。十三年中,时仕时归,亦官亦隐,经过长久思考、选择,最后走上归隐之路。同样,在个性气质上,陶渊明亦不宜为官,他自己说: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

患。(《与子俨等疏》)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

他曾劝告好友颜延之:

违众速尤,连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颜延之《陶征士诔》)。

意即违众速遭指责,背俗先自受挫。身才并非实在,荣名终归虚无。故要求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他们对政治仕途的过高期望,对自身才能的过高估价,必然将不得志、怀才不遇,“有志不获骋”,归结于政治黑暗,忠佞倒置,世风日下,无一可取。读读屈原的《离骚》、《九章》,同时代哪里还能找到一个好人、一个贤臣,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且看《离骚》中所述:

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
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世溷浊而不分兮。

世并举而好朋兮。

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

陶之归隐,他曾强调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质性自然”,但另一方面亦愤世嫉俗地归结为社会黑暗,无法生存,如“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饮酒》之六)、“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饮酒》之十二),故将出仕比为“误落尘网中”。他的《感士不遇赋》更是直接、愤激:

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

所以他们的创作,很少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总是或远或近、或隐或显地与政治失落、怀才不遇有关。

3. 矛盾与斗争

可以这样说,屈之沈湘,陶之隐逸,均是远大志向、政治理想与现实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他们个性执着,与众不同,我行我素,常常令人不解,加之朋友有限,社会交游不广,以致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他们是否脑子碰线、精神失常?是遭受重大打击、少年心灵创伤而导致的病态?其实,我们

的诗人与一般的人一样，均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同样有做官的强烈欲望，更有“官本位”潜意识的痛苦而深层的煎熬。他们在漫长的流放疏远之中、隐居躬耕之中，经受过无数次的犹豫、思考、彷徨、矛盾、斗争。他们的作品，正是他们心灵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是他们苦难历程的真实记录。他们的作品，准确地说，应为人生思索的“文学日记”或“日记题材的诗文”。无独有偶，屈原行吟泽畔，遇到了好心的渔父劝告；陶潜归隐弃官，遇到了好心的田父的劝告。且看他们的劝词：

渔 父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醪？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田 父

褴褛茅檐下，
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同，
愿君汨其泥。
再看他们的回答：
屈原说：

安能以自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

陶渊明说：

深感父老言，稟气寡所谐。
纡轡诚可学，违己诘非迷？
且其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之九）

从二位诗人的作品来看，渔父、田父应该实有其人，而且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对其遭遇、处境是同情关心的，其劝告是发自肺腑的，其劝词亦是常人的、世俗的、普通的、随和的选择。笔者对人们在解读过程中贬斥、谴责二父的理解，乃至作为屈、陶二子的反衬，深感不安。二父所言，亦是二子思想斗争中不可回避的真实的一个方面。二子将其劝词写进作品，亦是承认在人生道路上确实还有自己抉择之外的选择，而且这一选择，也曾经对他们产生过动摇与影响。他们自身也曾有过这方面的考虑与斗争。只要看看二子的答词，无一

例外地选择反问句式，即可见其一斑。反诘有力，表明自己的坚定执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因为对方击中自己的弱点，通过反诘来克服、克制、限制自身的弱点与动摇。这种反诘与其是针对二父的，不如说是针对自身心灵深处的犹疑、动摇的。通过反诘的强化以坚其志、以约束自己。

由此观之，屈、陶之伟大，不在于表层上的选择与坚持：屈原被疏被放后决不屈服，沉湘以抗；陶渊明弃官归田之后决不出仕、终穷一生。而在于他们心理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自我净化、自我升华的胜利与成功；他们不掩饰自己真实的矛盾与动摇，他们能够正确地直接面对这种矛盾与动摇——我们感受到的是真实可信的心灵脉搏的跳动，有血有肉的苦难人生的追求，同于常人而又超于常人的可贵之处。

假如我们对渔父、田父的解读，还感到不太可信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找出众多的旁证。如《离骚》中的女嬃、灵氛、巫咸之词，《卜居》中的八种选择。选择代表了矛盾与动摇；选择，又显示了矛盾与斗争后的归趋与倾向。八问之中，如果说一、二问还多少带有可供选择的性质，那么，三至八问则明显为一是一非，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陶渊明自己就更坦率了，“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之五）。“贫”与“富”代表了两种选择：出仕？还是坚持隐居？两种思想在心里常常发生激烈的斗争，令人欣慰的是，最终“道义”战胜“出仕”，脸上的表情也就消除了忧愁的阴影。他的《饮酒》组诗亦常通过反问句式来表达他的矛盾、斗争，如：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之二）

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之十二）

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之十五）

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矛盾、动摇、斗争，他写下这些干什么呢？他的《归去来兮辞》，向来获得好评，或称为辞官归隐的宣言书。窃以为此言过矣，此篇正是陶渊明冲动弃官、回家犹疑之后“以坚隐志”的作品。全篇采用了三种句式、三种时态。写现实思想矛盾，则采用充满理性的反诘句式，如“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这种反问本身，正是其归隐之后无法掩饰的追悔、动摇、矛盾心情的反映，亦是斗争以“道胜”为结局而以坚其志的。写归田经过，则采用夸张、放大的手法，如说“草屋八九间”的住宅有“衡宇”、“园”、“松菊”等，同《归园

田居》诗说“榆柳”、“桃李”、“深巷”、“户庭”一样，都是都市化、心灵化的物化描写，是所谓“无官一身轻”的自我安慰。写将来生活安排，则采用“或”字句式，写出绚丽浪漫的隐逸安排。这种超自然、超客观的描写与美化，也是其官本位失落之后的“异化”反映。

4. 寂寞与孤独

伟人的心灵总是超越世俗的，其精神需求达到最高层次，其痛苦与忧愁，寂寞与孤独，也就达到最高程度，有人称之为“伟人宇宙孤独感”。用罗曼罗兰的话来说，他们是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是远远走在现代文明之前的人，是被一般人误解、非议、“诬蔑”的人。贝多芬在遗嘱中沉痛地倾诉：“孤独，完全的孤独！”屈原、陶渊明也是寂寞、孤独的伟大诗人，他们的孤独首先呈现在作品中。屈原的孤独是没有人理解他，“众人皆醉吾独醒”，《惜诵》抒发的最有代表性：

情沈抑而不达兮，又蔽而莫之白也。
心郁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
固烦言不可结而诒兮，愿陈志而无路。
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
申侘傺之烦惑兮，中闷瞀之忼忼。

而他的对立面又是如此的强大、众多，有“党人”、“众”、“众女”、“时俗”、“举世”、“众人”、“众讷人”。

渊明隐居以后，也常常感到孤云无依、知音不存。其《饮酒》“序”说：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

在《连雨独饮》中说：“自我抱兹独，傴俛四十年”，时间实在太长了，常常“慷慨独悲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其《饮酒》结句云：“但恨多谬误，君当怨醉人”，被人斥为谬误，只好装醉汉，而无法将真实的心态表露出来，简直有阮籍《咏怀》的味道，“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人间难觅知音，无法倾吐，只希望成为一只鸟，到千里之高空去“安全”地哀鸣倾诉！与屈原一样，渊明感到孤独，同时受到各方非议，如“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咏贫士》之二）。“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之六）。渊明在《祭从弟敬远文》中，感激敬远对他隐居的理解：“余尝学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敛策归来，尔知我意，常愿携手，置被众议。”而这一“唯一”的知音，亦于31岁那年过早仙逝了。颜延之亦很敬服渊明的不顾众议，“岂若夫子，因心违事。畏荣好古，薄身

厚志。”（《陶征士诔》）

因为孤独、没人理解，他们均将思维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在古贤、前修中寻找知音。如屈原作品并没有直接点到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吴起、商鞅等。他涉及的“臣子”类人物分为两组：一是羡慕的前贤，如挚、咎繇、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可谓“得志”组）；二是自慰的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可谓“失意”殉节组）。屈原正是从他们身上藉以自慰，汲取力量。渊明隐居后，受到“众议”，故亦大量引古贤古隐为“知音”，如“羲皇上人”、“逝然不顾，被褐幽居”的鲁二儒、“采薇高歌，慨想黄虞”的夷齐、“去矣寻名山，上山岂知反”的尚长与禽庆、荷蓑丈人、长沮桀溺、于陵仲子、张长公、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周阳珪、荣启期、黄绮、黔娄、黄子廉、疏广、疏受，并且自称“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屈、陶二子的“寂莫与孤独”，是他们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屈子的敏感多愁、憔悴失意、过分的耿直、过分的执着，加之几分狂态，几分醉意，几分痴迷，几分迂阔，使他与同时代的人造成了巨大的隔膜，几乎没有给予一点点与其历史价值相称的关注，使得当时的历史、文化著作对他没有作出片言只字的记载。即使跟别的狂人、隐士相比，屈原也最不引人注目，所以连名字也没有被点一点。他的诗歌，是其始所未料的政治上失败的结果，那些泄愤、容情的大量诗作——“日记体诗”，他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那种伟大的传播价值，自然人们没法了解他，进而就认为“不需”、“不值得”了解他。乃至于他的生年、卒年、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妻子儿女、流放次数，也使得我们无从得知。了解他的生卒年，我们只有两个依据，一是《离骚》的两句诗：“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二是楚怀王、楚顷襄王的生卒、在位年代。但推论出的结果大相径庭，林庚以为41岁，蒋天枢以为78岁，相距甚远。陶渊明的遭遇亦是如此，他生活面不广，官位较低，长期隐居不仕，大家公认为“隐士”。他的诗歌亦是不公开传播的“日记体诗”，是安贫守拙的自慰、孤独苦闷的释放、尘世哀怨的解脱、苦难历程的记录。如《会有会而作》“序”曰：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
颇为老农，而值年灾。
日月尚悠，为患未已。
登岁之功，既不可希，
朝夕所资，烟火裁（才）通。
旬日已来，始念饥乏。

岁云夕矣，慨然永怀。

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

此诗写自己隐居生活的艰难，写自己的思想矛盾与斗争：是赍志而食“嗟来”，还是学古贤而固穷？最后肯定后者：“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彼志？固穷夙所归。”而“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正是此诗写作目的，将自己从苦难磨炼出来的感悟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下来，以勉励自己的儿孙。由此可见，他作诗是不求闻达于当时，只是为了传之于后人，让自己的儿孙们通过诗作了解自己“为什么与众不同，坚持隐居”——这种隐士生涯的副产品，由于主观的制约而没有在当时诗坛产生任何影响。似乎连渊明最要好的朋友颜延之——当时的诗坛领袖，也不知道渊明在写诗、能写诗、写出不朽的作品，故在其《陶征士诔》文中重点介绍“隐逸”个性、生活，至于文学成就，仅“文取指达”一句带过，表现出颜氏对渊明的宽容，因其隐逸高节而不对其文学创作以过高要求。这样，刘勰《文心雕龙》、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文学传论》以及晋宋各史传均不论及陶诗，也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鍾嵘将其列入《诗品》，又称他为“隐逸诗人之宗”，显然是将其诗歌作为隐逸高节的副产品看待的。至于屈、陶二人后来被评为“大诗人”、“中国十大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并以二人作品成为两门专学（屈学、陶学），则是他们没有料及的热烈与繁荣。

5. 理想与死亡

Albert Camus 说：“哲学的根本问题是自杀问题，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6]屈原、陶渊明浓厚的“死亡”意识、生死反思，也是深挚感人的。李泽厚认为，“死亡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中最为‘惊彩绝艳’的头号主题”^[7]。屈原感受到理想实现的无望、现实中无法生存的矛盾，如“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因而冷静、理智、悲愤地选择了死：“宁溘死以流亡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惟极于死以为态，故可任性孤行。”才敢于放言无惮，倾诉苦衷，问天咒地，抨击谗佞，以“死”的代价给予现实全面否定，亦流露出对理想无法实现的眷恋。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影响于后代知识分子的，并不是其自杀行为本身，而是对死亡的深沉感受和情感反思，是对死亡的冷静选择与思考。奥地

利作家让·阿梅里认为：

自杀是荒诞的，但并不愚蠢，因为它以自己的荒诞不再加剧生命的荒诞，相反却减少了生命的荒诞。^[8]

陶渊明对死亡的思想、处置就是平静而深沉的，求实而豁达的，“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所以他平静地写《拟挽歌辞三首》、《自祭文》、《与子俨等疏》，同样描写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自己事业的无成、发自内心的怨愤，如《与子俨疏》云：“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自祭文》云：“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梓兀穷庐，酣饮赋诗。”临死之前，对迫不得已的“弃官”、对导致自己弃官隐居的原因、对社会现实的压抑氛围，仍然是耿耿于怀、满含愤慨、不能自己的；官本位潜意识的深层煎熬，仍然是深沈而强烈的。所以，面对死亡，他是平静的、豁达的，如《拟挽歌辞三首》；但又是躁动的、悲愤的、留恋而不甘的，这种深层的愤慨与眷恋，则是与屈原的死亡意识相吻合的。

三

谈及陶渊明的思想渊源，人们更倾向于儒、道二家，而以道家为著。因为陶诗用《庄子》49次，用《论语》37次，用《列子》21次。李泽厚虽然认为陶渊明体现了儒道的融合但又偏于道，但亦认为陶渊明受到了屈原的影响，陶渊明的存在，是儒、道、屈合流的时代氛围影响的结果^[9]。其实，陶潜受到屈原的影响、熏陶是明显的，他的《读史述九章》就专门写到《屈贾》：

进德修业，将以及时。

如彼稷契，孰不愿之？

嗟乎二贤，逢世多疑。

侯詹写志，感鹏献辞。

诗云：“如彼稷契”之贤，“逢世多疑”之忧，可谓“异代知音”。吴淞《论陶》说：“出处用舍之道，无限低徊感慨，悉以自况，非漫然咏史者。”此外，《读山海经》之十二亦咏到屈原之不幸：“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将屈原被放，归之于“怀王之迷”，亦是明智、深刻的史识与见地。渊明的《感士不遇赋》抨击世风溷浊，“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其例证之一就是：“三闾发‘已矣’之哀”！此用《离骚》“乱辞”之典：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鉴此,陶渊明用屈、咏屈的次数虽然不多,其份量、理解、寄托却极深。文学艺术传播的线索,往往不是通过数量统计来确定的。陶渊明受到的影响与熏陶是多方面的,包括儒道兼收而偏于儒的屈原、以孔子为主的儒家、以庄子为代表的道

家、道屈兼融而偏于屈的阮籍,等等。而就美学传统而言,对陶渊明的影响,道家是主体的,儒家是深层的,屈原是潜在的;道家是诗歌的,儒家是哲学的,屈原是精神的。

[参 考 文 献]

- [1]周建忠:《元代散曲“嘲讽屈原”通论》,《中州学刊》,1989年第3期。
[2][清]顾嗣立:《元诗选·鲁斋集序》。
[3][明]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
[4]尚永亮:《论白居易对屈原陶潜的取舍态度及其意识倾向》,《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
[5]郭沫若:《题画记》,收入《今昔集》,重庆文学书店,1943年版。
[6]Albert Camus, *The myth of sisgphus*.
[7][9]李泽厚:《华夏美学》,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8]让·阿梅里:《自杀·论自杀》,斯图加特克莱特—考塔出版社,1983年版。

On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Qu Yuan and Tao Yuanming in Their Differences

ZHOU Jian-zhong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ongs of Chu,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Key Words: Qu Yuan; Tao Yuanming; literary diary; difference; similarity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levels in the comparison of famous poets i. e. explication; difference, opposition and contradiction; implication; difficulty, admiration but not imitation; profound meaning; similarity, difference and independenc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Qu Yuan and Tao Yuanming in their differences. The works of the both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ouls and are "literary diary" of thinking for life or "poems in the style of diary". The greatness of Qu and Tao lies in that they do not only cover their real contradiction and shake but can correctly face then so that they can finally overcome this contradiction and shake through self-adjustment and balance. This is the valuable aspect that equals to and surpass to the ordinary people. Because of loneliness and alienation, both of them put their thinking into the remote ancient times, trying to find the friends in common belief from the ancient sages. Their poems are unpublished "the poems in the style of diary", a kind of self-relief in poverty and the record of their suffering road.

[责任编辑:邵迎武]